

世界读书日 我们为《阅读者》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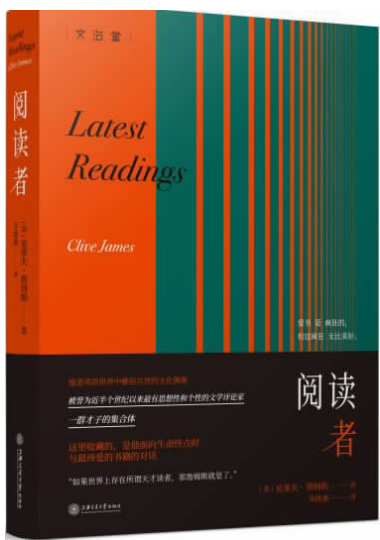


图 TP

既不知灯光何时熄灭 不妨便读到黑暗来临

■杨揄熹

阅读的第101种姿势

在纪实摄影领域享有盛誉的玛格南图片社的收藏里,有风格各异的上百张图像心灵相通地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阅读的人。

它们拼贴出“阅读的一百种姿势”——陷入沉思的,潇洒不羁的,头顶烈日的,偷得寸光的,泥土之上的,枪杆之下的,一人独乐的,众人同享的,推着婴儿车的,以及半边拿倒了杂志就遮住整张脸的一位小小读者。

文学家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则为我们展现了阅读的第101种姿势——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不知灯光何时熄灭,不妨便读到黑暗来临。

这位被誉为继艾德蒙·威尔逊之后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一群才子的集合体”的天才读者,2010年被诊断出晚期白血病,他由此将图书馆搬回剑桥的家中,“生活,阅读,或许甚至有时还会写作”。詹姆斯全心全意地回归一个“资深读者”的本分,同时,将在这一特殊时刻的阅读中诞生的心得慨然分享,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册独特的阅读笔记。

有别于那些摄影的瞬间的,这第101种姿势是一个有关时间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把镜头对准他,会发现时刻都能捕捉到一道别致的阅读风景:

直到现在,我还在执行医嘱,每天至少走动半个小时,以进行腿部锻炼。

夏天的时候,我的走动包括步行到市中心,再返回住所。我走到书店,买几本书,然后回来。如果天气寒冷或下雨,我就只能在室内走动了,这感觉像是在浪费时间。在屋里转悠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种边走边阅读的方式。我只需记住屋里家具的位置,就可以在活动的同时阅读吉卜林的诗歌作品了。这看起来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笔下很多诗歌的节奏律动就像是一种行军的节奏,属于军旅风格。

他接着展示了这种属于军旅风格的吉卜林诗歌。你只能叹服于这种苦中作乐的新探索。

应当读什么?

很多的时候,詹姆斯仿佛随时听见生命倒计时指针的响动。因而这些读书心得当中极为重要的、首当其冲的一个议题便是:读什么?答案是,你既会在他的阅读清单里遇见一个个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海明威、康拉德、吉卜林、奈保尔、拉金,也会随他走进一些西方文化世界中的陌生领域,从民间的二战读本到好莱坞的女导演,再到一栋名流云集的美国别墅。在他看来,“文化不是资质的问题,而是深度的问题。有时,业余爱好者给人们的启迪要多于终身教授。”

当然,有的书,是他无论如何不忍舍弃的:对于康拉德的重读在我的这本书中贯穿始终,因为我的阅读就是这样进行的:我没有集中一段时间重读他的主要作品,而是将这些作品分散开,不时进行阅读。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知晓自己时日无多,不想在一个作家身上花费过多时间。有时我得告诉自己,该放手了。可是对于康拉德,我却总也做

不到。又有时,他也会读着读着“不知老之将至”。这便是让我们也不禁分享起这份阅读之乐的魅力一刻。

其实,“走在人生边上”给詹姆斯带来的,不只是更加争分夺秒或欣然忘食,还有那些岁月沧桑下的反思与作品碰撞出的新的火花。他发现,哪怕读了一辈子,有些书,是切实生活过一个时代以后才重新理解的:

曾经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埋头于现代历史的阅读中,这也让我反观这本书时,终于理解了某些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真正杀伤力。康拉德似乎有着某种先见之明,对于政治力量他也异常敏感,能够看出在他有生之年已然在重塑整个世界格局的那些力量。到了我自己生活的时代,这种重塑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其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拉德其实早已猜到了结局。但早年初读《诺斯托罗莫》之时,我年纪尚轻,对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什么,都毫无头绪。

他也捕捉到了那些文字的律动之外隐藏着的力量:“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对于一本书,你首先注意到的是它是否具有一种力量,会激发你去思考。在你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力量。”

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

詹姆斯在英语世界中是一位雅俗共赏的文化偶像。除了书评人这一身份,他还是一位诗人、广播人、电视评论人、译者和回忆录作者。他的才能和兴趣似乎没有界限。无论作为文学评论人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说起他,睿智、幽默等等一连串的形容词似乎成为评价的共识。事实上,幽默本来也是他自己所在意的表达要素,詹姆斯旗帜鲜明地反对无趣,对他来说,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

但与此同时,他幽默中的严肃则构成了他人格中重要的另一面。正如他对于笑话的如下评价:“我并不喜欢为了讲笑话而讲的那些笑话,我喜欢那些能够揭示真相的笑话。”因为出生于“二战”爆发的同年,詹姆斯倾注了大量心思在这一话题上,从他的阅读笔记中就得窥见一斑。

或许尤为可贵的是,他是那种不仅自己乐在其中,还忍不住要与所有人分享的读者。将知识普及给大众既是他的一大愿望,也是他所身体力行的。这些时候,他既游刃有余地往来于思想和文字间,也毫不吝惜地抛洒出爱恨情仇。关于文学批评这项事业,他在书中写道:

我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责任。批评家应该说,“看看这部作品,棒极了!”而不是简单的,“看我读过多少作品”。在剑桥三一学院教堂的墓园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写着:“他把思想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如果我有一块墓碑,我希望上面写的是:“他喜欢读书,并喜爱分享。”

而他又是这样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叙述者,当你沉浸于他的叙述,正如同恰与一位故事高手一同困坐门畔,听着他的滔滔不绝,等候一场大雨将至。

他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书中找到彼此,找到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杨绛先生说:“你们年轻人,就是看书太少,想的太多了”;

董卿对外卖小哥雷海为说:“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

有读者说: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有网友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的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

……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静下心来阅读?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思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讨论:要读什么书,能获取知识,愉悦身心,充实精神?

今天小编为读者推荐一本今年刚出版的新书《阅读者》(Latest Readings)。它是英国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著,乔晓燕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

2010年,克莱夫·詹姆斯被诊断出晚期白血病。他将图书馆搬回剑桥的家中,“生

活,阅读,或许甚至有时还会写作”,由此诞生了这份别具意味的“阅读笔记”。詹姆斯生平写作了很多获奖的文学评论、诗歌和历史著作,而《阅读者》这本书会包含那些他认为在人生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好好读的书。在这份阅读记录中作者还审视了自身,分享了他对于文学、家庭以及生与死的沉思。

这里介绍一下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澳大利亚裔英籍作家。他身兼众多身份,是文学评论人、诗人、译者和传记作者,也是广播人、电视评论人,被誉为继艾德蒙·威尔逊之后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著作四十余部,主要的作品包括《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不可靠的回忆》(Unreliable Memoirs)和《20世纪的名誉》(Fame in the 20th Century),另译有《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剑桥大学荣誉院士。

推荐《阅读者》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杨揄熹女士的分享文章,并摘录《阅读者》部分篇章,供赏析。

书摘

永远的菲利普·拉金

■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

为了给《纽约时报书评》写评论,我在阅读詹姆斯·布斯(James Booth)的《菲利普·拉金:生活、艺术和爱情》(Philip Larkin: Life, Art and Love)。尽管书名显得有点儿笨拙,我还是惊喜地发现,对于拉金,理智的评价终于成为了标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质疑一个深受折磨的灵魂怎能创作出如此庄严而完整的诗歌(一些专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宣称拉金的诗歌并无价值。幸运的是,这种愚蠢的观点并未深入人心,中学里,拉金的一些诗作仍被奉为文学典范)。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在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手头没有足够的书籍可供参阅了。多年以来,我收集了几乎所有拉金的诗选,还有两个版本的《拉金诗集》(Collected Poems)(其中一个版本以单本诗选的顺序排列,另外一个则以每首诗歌的出版日期排序)。我原以为自己的拉金藏书已经足够丰富了,然而现在,在阅读布斯的专著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需要一本阿奇·伯内特(Archie Burnett)编辑的《菲利普·拉金诗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Philip Larkin)。这本书里不仅有学者的批注可供参考,还收录了我从未读过的几首诗。对于这位令我如此敬仰的诗人,竟然还有我漏掉的作品,这让我感到万分羞愧,于是叫来助手,赶紧从亚伯书店网站下单,购买了这本全集。书很快到了,这又一次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

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别人的时代。我们中的有些人离开得太早,还未体会到这种心想事成感觉。无论你想要什么,它(网络)都会立刻将之送到你的门口,带着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不管它是如何送来的,现在,这本好书正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尽管事先下定决心只阅读我需要的部分,但从翻开它到现在,我已经阅读了数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我甚至陶醉于那些自出版之周起,早已烂熟于心的诗篇。之所以说“出版之周”而不是“出版之日”是因为,拉金早期的诗歌发表在每周期的《听众》杂志上。杂志编辑卡尔·米勒每次收到拉金的手稿,都仿佛见到了加百利天使来到人间一般。

在我的文学评论生涯中,我写过至少有半打关于拉金的评论,然而每一篇都只是专注于拉金那聪慧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其内心。可以肯定,我的直觉是正确的,他内心的风暴是最不吸引人的地方。真正深刻的就在那里,在表面,在于他的诗句之美,他内心的暗流涌动也只是为了他的诗歌服务而已。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他诗歌中主题之新颖。没有哪个伟大的现代诗人,包括叶芝,能像拉金一样,让自己的个性成为诗歌的主题。尽管他的个性也并不为他自己所喜欢,他自己宁可成为西德尼·贝彻(Sidney Bechet)那样的人。